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升仙傳 第十九回 濟小塘折蘆過江 戚總鎮興兵平賊

話說苗慶走到洞中，越走越黑，走有半箭之遙，裡邊甚寬，有現成的石爐、石炕，甚是潔淨，還很明亮。苗慶看罷，心中甚喜，從此就在這洞中住下。白日裡下山化齋，晚上入洞演習戲法。這且不提。且說小塘自從兄弟們分手，竟到杭州天月山找了一座古洞，晝夜觀看三卷道書，得了長生大道，變化無窮，所以用分身法變作道士，把一枝梅引到百花山上，叫他修真煉性。自己在天月山住了年餘，要過錢塘江海上遊玩。遂離了天月山，到了西湖，游了幾日。

這日正要過江，但只見人民慌張，東西奔走。小塘心中納悶，問及行路的老者，才知是海外倭子作反，堪堪就要過江，來搶中原。小塘聞言，正然嗟歎，忽見一支人馬飛奔江岸，那纛旗上寫著斗大的金字，乃是總帥戚繼光。小塘看罷，心中言道：聞聽這位將軍用兵有法，但恐倭蠻勢眾，難以征剿，我倒有心與他出力，怕他不肯信用。我今趁他人馬過江，何不學那達摩過江的故事，叫他知我的手段。主意已定，折了一枝蘆葦，放在江心水面之上，將身一跳，站在上面，就如一隻小船一樣順水飄流。戚總爺正然領兵過江，在船上看見，甚是驚異，吩咐左右快請秀士上船，兩邊家將答應一聲，望小塘喊道：「那位相公，我們老爺請你上船說話咧。」小塘聞言，兩腳一蹬那枝蘆葦，飄飄搖搖，來到坐船跟前，將身一縱，跳上船頭，說：「兵主，呼喚學生有何話說？」戚總爺欠身離坐，說：「請問先生是儒家呀，還是道教？」小塘說：「當日原是儒家，如今已歸道教。」戚總爺又問說：「嘗聞人言，達摩曾折蘆過江，他是佛門老祖，如今先生怎麼也會此道？」

小塘說：「在下自幼學文，長大習武，訪道參佛，無非是明心見性；折蘆過江，無非遊戲小術。何足為奇！若能為國出力，救民水火，方算是真正本領。」總爺說：「先生原是文武全才。不知尊姓大名？」小塘說：「學生姓濟名登科，號小塘，原籍關東人氏。」總爺說：「莫非大鬧嚴府就是先生麼？」小塘說：「就是學生。」總爺大喜，說：「聞名久矣。如今本鎮奉命征剿，欲請足下作一參謀，不知尊意如何？」小塘說：「學生才淺，怕不能照應軍中大事。」總爺說：「先生不必過謙。」言罷讓進船中，分賓主坐下，各船頭目參見已畢，將船駛到東岸。

總爺、小塘與一些人眾，棄船乘駒，放炮起營，往西而去。兵馬過子蘭山，往前正走，報事的稟道：「啟上老爺，兵馬不可前進，倭寇圍了紹興，離此只有三十餘里。」總爺說：「可有多少賊兵？」報子說：「稟上老爺，倭賊共有一萬，頭上纏著整疋的紅布，身穿短甲，手使斬馬刀有五尺多長，盡都是步下。」總爺聽說，打發報子出去，默默無言。小塘說：「兵主為何不語？」總爺說：「先生不知，本鎮愁的是賊兵勢眾，且紹興地方水多地窄，他在步下，咱在馬上，難以動手。他又有紅布纏頭，短甲護體，似乎很難取勝。」小塘說：「可有地理圖麼？待學生看看。」總爺叫家將把地理圖取來，呈與小塘。小塘看了一遍，說：「兵主，學生細看圖式，定海縣相近蛟門海口，地方寬闊，可立戰場。如今先把兵馬抄上海塘，竟撲定海縣安營，斷住蠻賊的歸路，他若來時，自有捉他之術。」

總爺說：「先生之言甚善，但恐有人去救，紹興城池難保。」小塘說：「兵主放心，學生自有手段。」言罷暗念真言，用手往西北一指，立時間，狂風大作，飛砂走石，從空飛來，小塘又往東南一指，那風順手而去。小塘叫總爺催動人馬直往定海而去。這且不提。

且說那些倭子乃是日本流球國的蠻夷，因往中國進貢，嚴嵩把貢物私自留下，未與表禮答謝，國王動怒，所以發了萬數人馬來搶中國。為首的大將名叫七律洪，手使斬馬大刀，重有三十六斤，還有許多的邪術，從定海蛟門上岸，直搶到紹興，將城池圍住，正然攻打，忽然間狂風大作，飛砂走石，迎面打來，打的一些倭寇抱頭鼠竄，齊奔漕姚江邊，抬了些船隻渡過江去，走到哪裡，那風刮到哪裡。一路之上也顧不的放槍，離定海不遠，方才把風止住。七律洪把眾寇聚在一處，安下營寨歇息，這且不提。

再說戚總爺領定人馬在定海城外安營，定海縣文武官員恭見已畢，總爺說：「列位，倭賊的船隻今在何處？」眾官答道：「在蛟門山下。」總爺聽說，叫眾將領了五百軍卒將守船的倭寇殺死，把船上的貨物運上岸來，然後放火燒船，把貨物運進大營，叫總爺觀看，小塘在旁叫總爺將吸鐵石留在軍中備用，餘皆交與知縣入庫。吩咐已畢，有長探來報，說是倭寇離定海只有五六十里，不久就到。總爺聽說，向小塘言道：「先生有何妙計，早作準備。」小塘說：「兵主放心，學生自有主意。」言罷，暗祭神風把倭寇的去路堵住。吩咐定海知縣速做藤牌一千面，限三日全完，又要紅布三百疋，蘆花三千斤，一同送到。又叫軍卒把民間搗米的石臼抬了十數個來，將吸鐵石搗碎。到了第三日，知縣把圓牌送到，小塘叫人找了成衣、彩畫兩行匠人來，叫成衣匠將紅布縫成圓牌式樣，絮上蘆花，黏上吸鐵石，縫在圓牌上面。叫畫匠俱全畫上虎頭。挑選了兵丁，每人給他一面圓牌，又給他一把打牛鞭子，不許帶著鐵器，又挑了馬步二千人馬，俱是手使齊眉短棍，埋伏在松林之內，單等著要打倭寇，這且不表。

且說倭寇被風砂迷了歸路，不能前進，到了第四日早，風停霧散，這才調動人馬上了定海的大路，七律洪領著人馬正往前走，猛然間抬頭一看，但只見旗幡招展，一座軍營擋住去路。七律洪心中動怒，帥著倭寇硬往裡闖，真正是如虎似狼，十分兇惡。藤牌手一見，不敢怠慢，齊往前迎，只見那倭寇的斃刀剝在牌上，就似貼住的一般，不能抽回。藤牌手連忙齊舉牛鞭，唰唰亂打，打的一些倭寇正然無處可跑，又聽的一聲炮響，從那樹林之內出來一些馬步兒郎，手使短棍把倭寇圍在居中，打死了大半，其餘的得命，指望奔到蛟門上船逃走，誰知百十號船已被小塘燒盡，七律洪到了此時進不能進，退不能退，心中一急，要擺一座萬蜂惡陣。這個陣勢甚是厲害，若擺一次損人的陽壽一紀。七律洪到了此時，一心報仇，也顧不得折壽，連動丹田之氣，往外噴了三口，立時間煙霧迷空，把眾寇遮住，不見形跡，從囊中取出五道靈符，分給五個頭目，各領人馬往五方站住，又從懷內取出五個葫蘆，放在手中，口中唸唸有詞，不多時拘了蜜蜂、馬蜂、土蜂、游蜂、黃蜂五樣蜂來，收在五個葫蘆之內，揣在懷中，來在官軍營前，聲聲討戰。小校報入中軍，總爺動怒，就要親自出馬。小塘連忙攔住，說：「兵主，不可，聞聽外國蠻夷多會邪術，他既是單身前來，必有鬼計，待學生出去，看是如何。」總爺說：「先生乃文墨之人，如何去的？」小塘說：「無妨，學生自有法術。」言罷出帳，從懷內取出葫蘆，把塞子扳開，放在耳根之下，暗問吉凶。五鬼如此這般報了一遍。

小塘聽罷，收了葫蘆，反身進帳，叫中軍官立刻取了麝香一斤、雄黃一斤、硃砂一斤、流黃、礞石每樣四兩，共研為末，裝在磁葫蘆裡，用藥帶一條拴了個結實，背在背後，裡邊放上火種，將口塞住，走出營來。

七律洪正在營前罵陣，見有一位儒者從裡邊出來，只聽一聲喝道：「好倭蠻！休得逞強，報你的名來。我有話告訴你。」七律洪說：「儒夫聽真，我在日本為臣，官拜先鋒大將，姓七名叫律洪，你可速速回去，叫那有名的上將出來，似你這無用之人，我也不忍殺你。」小塘說：「七律洪莫得目中無人，用藤牌破你一萬倭刀，一把火燒你百十號船，件件是咱一人做的，為何反到說俺無能！」七律洪聽見這麼說，氣的他暴跳如雷，說：「好匹夫，我今正來找你，你還敢自己招認，仔細看看我的刀罷。」說罷刺下一刀來。小塘側身躲過，暗拘劍仙附了身體，雙手掄劍與七律洪殺在一處，戰有十數個回合，七律洪虛劈一刀，往下敗走，小塘隨後趕來，趕入陣中，七律洪取出五個葫蘆，放出了數萬毒蜂，把小塘圍裹起來。小塘一見，微微冷笑。伸手把背後的磁葫蘆扳開塞子，一股黑煙往上直起，立時把毒蜂熏散。七律洪見了又羞又惱，將海螺一吹，那些倭寇齊圍上來，且說戚總爺在營門與小塘瞭陣，只見小塘把七律洪趕下去，不見回來，忽聽的正東上喊聲不止，總爺帶了藤牌軍與那些棍棒手一齊趕來，趕到跟前發了聲喊，往裡衝殺，又把倭寇的兵器吸住，榔頭棍棒一齊亂打，這一陣把倭寇盡皆打死，只剩了二九一十八人，與七律洪逃到招崖山上，七律洪到了此時無顏回國，在山上歇了一宿，到次日，把那十八個倭寇藏在山中，單身一人來闖官營。這倭寇本來凶蠻，又會邪術，刀槍不能傷他的身體，他那口刀又非剛非鐵，乃是生銀造成，吸鐵石吸不住他，他這一衝殺，竟把官軍傷了二百有餘。次日又是如此，一連三日，鬧的總爺設法，把人馬散在定海城內，緊閉不出，與小塘商議捉賊的計策。這且不提。